

密合仇解

湯 洛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4 •

小說
解 仇 合 密

著 者 湯 洛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

上 海 市 印 刷 二 廠 印 刷

陸楓記裝訂所裝釘

*

書號 (634) [I II 99] 本書 42000 字

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16000 冊

定價 2,600 元

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描寫解放前西北某地沙龍灘上居住的兩個藏族部落——吉達部落和巴扎部落，在反動統治階級及其走狗的挑撥離間、從中進行敲榨勒索的陰謀下，發生了流血械鬥，結下仇恨，使一對情人——尕布扎與金曼娜，不能美滿的過到一個帳篷裏。

西北解放以後人民政府王縣長去到了沙龍灘，正確執行了毛主席的民族政策，調解了兩個部落之間的糾紛，使兩個部落消除仇恨，聯歡合密。

目次

一

重逢.....三

挑撥.....九

老古西的死.....一五

再挑撥.....一九

發兵.....二三

俘虜.....二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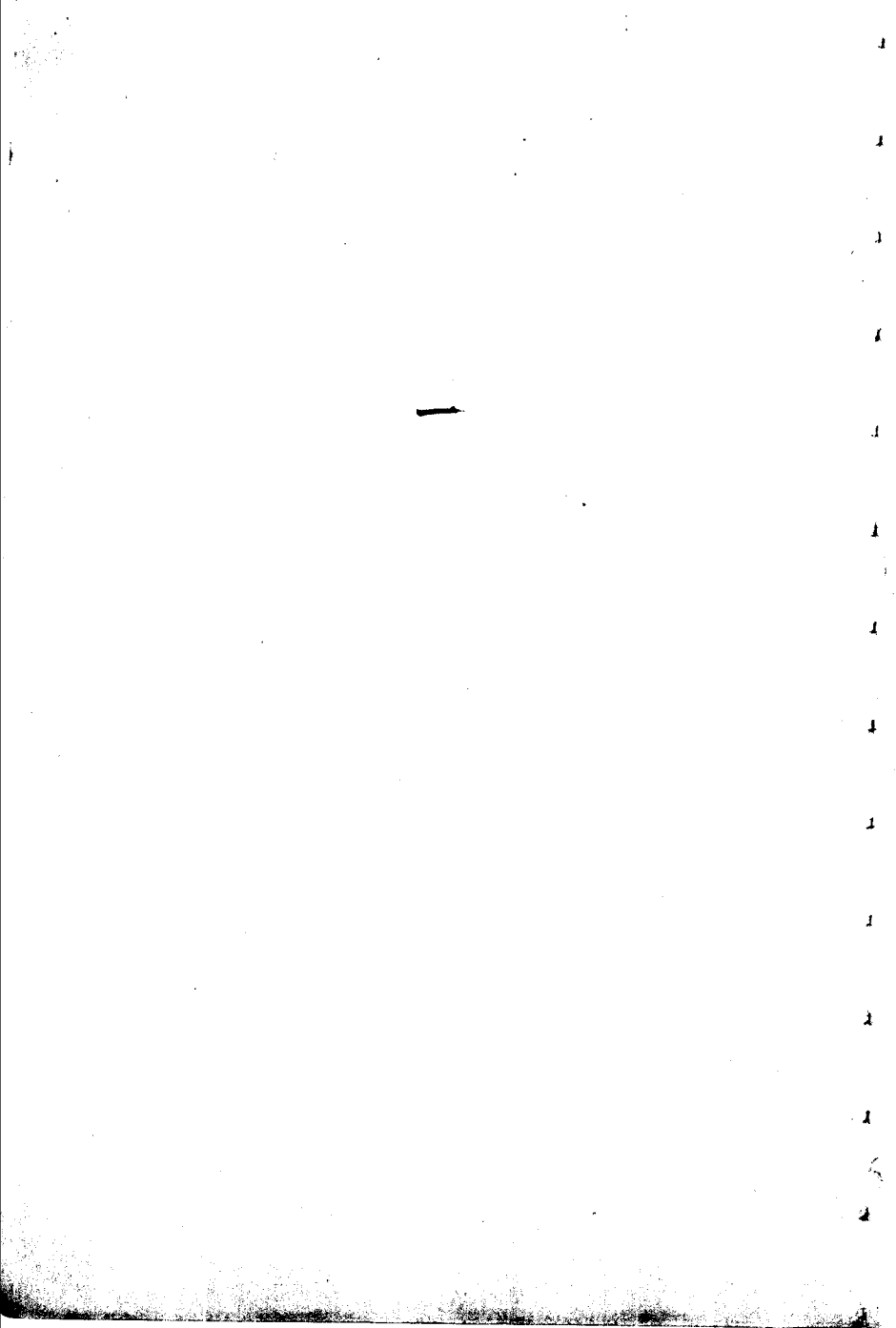
偷釋.....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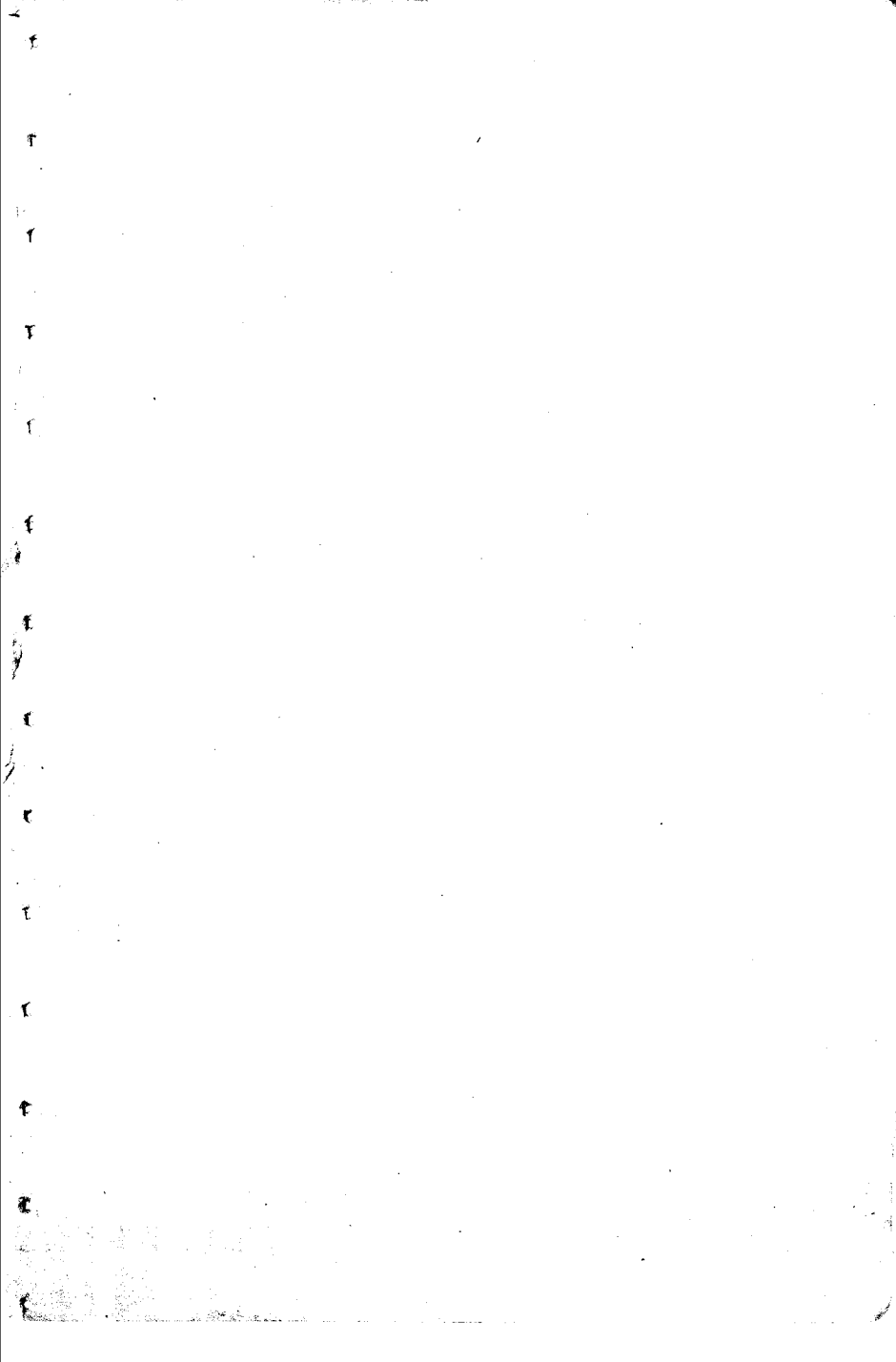
二

草原解放.....三七

巴扎人的苦惱.....四三

王縣長到沙龍灘·····	四
懷疑·····	四
遞頭巾·····	三
道知次力和拉木草·····	三
劃地界·····	四
合密大會·····	六





重 逢

一年前的一個夏天，草原上，水肥草旺。

尕布扎騎着他那匹驃駿的豹花馬，邁着小走。橫掛在馬臀後的死鑾子●，隨着馬的步態，擺動着，未流盡的血液，淌在馬腿上。尕布扎放鬆韁轡，馬走向面前的一條小河去飲水。

河面上泛起夕陽燦爛的光輝。河水中映出一個姑娘美麗的倒影。倒影，跳進了尕布扎的眼睛。

那是尕布扎在這裏遇見好幾次的吉達部落的姑娘金曼娜。白麻布大袍纏裹在腰裏，裸露着赤黑的健美的兩隻膀子和豐滿的胸脯。她凝睇着，心有所思的凝睇着尕布扎。

馬飲足水，仰起頭。尕布扎瞥了少女一眼，勒一下馬頭，準備走。河那邊傳過：

『噶——』尖銳的長長的吆喊。驚動得馬打了個顫抖。

這是金曼娜唱『花兒』●的挑釁。尕布扎沒有理睬，馬轉過身上了岸。第二聲吆喊又傳過來，聲音裏含着潑辣的刺激和輕蔑的藐視。

尕布扎被激起來，狠狠的回了一聲：『噉——』金曼娜勝利的格格的笑了；用高亢的嗓音唱道：

在一個美麗林子裏，
蹣跚着一隻蠢笨的熊；
遇見聰慧的百靈鳥，
羞愧的要逃噉！

尕布扎沒理睬，馬逕向回家的方向走去。金曼娜望着尕布扎的背影，面上浮起失望的極
摺。轉用乞求的口氣，唱道：

褡褳裏包的是林榛，
心上的人呀！
你怎不唱呢，唱上一個噉！

- 一種動物，肚臍可作藥料。
- 甘肅拉卜楞一帶藏民情歌叫作「花兒」。

權當給我送人情。

尕布扎被少女的懇求所感動，便勒轉馬頭趕回河邊，唱道：

小虎不知獵人的厲害，

小河擋不住騎馬的人；

小馬不知去西藏的路，

小丫頭不懂得愛情。

金曼娜對唱道：

別看經堂●小，

裏面朝拜的佛像多。

別看貨郎箱子小，

裏面裝的無價寶。

別看我年歲小，

有一顆真誠的心喲！

.....

朗朗的歌聲，配合着河水的低吟，直到月亮東昇的時分。

從此，這河濱盪漾着金曼娜和尕布扎的歌聲。

從此，這河濱盪漾着愛戀中的青年男女幸福的笑聲。

從此.....

這是一年前的事情。

現在，又是一個夏天，草原上，水肥草旺。

尕布扎仍舊騎着那隻豹花馬。馬放着小步，臀上馱一顆鹿頭，鹿皮包裹着鹿茸。走到河

濱，河那邊傳來親切的喊聲：

『尕布扎！尕布扎！』

『噢呀！金曼娜！』

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，使他們兩個人七個多月沒有在一起唱『花兒』了。被愛戀相

繫着的心，早就盼望着水草肥旺的季節快快到來，盼望着早日遊牧到這沙龍灘。

金曼娜撩起袍子涉過河，朶布扎跳下馬，在河岸上坐下。

朶布扎問道：「老爹好嗎？」

「還好。」金曼娜聲音裏含着痛楚。停了會，繼續說：「去年冬，被官家打的整整睡了一個月。」

「爲甚麼？爲甚麼？」

「沒有繳上皮毛。」

「這些該死的官家。」朶布扎憤懣的說。

朶布扎摘下項珠，掛上金曼娜的項頸。說：「我們應當住在一個帳篷了吧？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金曼娜表示贊同的問。

「先通知媽媽和爸爸再訂。」

金曼娜把身子靠在朶布扎的懷裏。朶布扎愛撫着金曼娜的髮辮。

「噢——嘿。」

突然，河那邊傳過來一聲令人厭惡的怪叫，金曼娜倏地站起來；朶布扎抬頭一瞧，原來是周懷仁。

周懷仁騎着一匹棗紅色騾馬，馬放着慢步，從河那邊渡過來。

周懷仁穿着一件罩着青色市布面的皮袍，戴着一頂兔皮帽子，穿着一雙黑色長筒馬靴。

馬鞭在手裏戲弄的搖擺着。猥褻的說：『年青人，脫了皮袍吧。』

朶布扎站起來，身子向前一躬，說：『周大人，你好。』

周懷仁沒有理睬朶布扎，坐在馬上，歪着身子，斜着一對三稜眼，向金曼娜說：『丫頭，來吧，一夜十塊白洋，到城裏坐馬車去！』

金曼娜氣的脹紅了臉，噘着嘴，低聲罵道：『魔鬼，該死的。』

周懷仁使馬刺在馬肚上一靠，馬小跑着向巴扎部落的草地去了。跑了幾步，回過身子又淫猥的吼叫了一聲。

金曼娜問朶布扎道：『這個鬼，來做甚麼哩？』

『鬼知道。』

挑撥

尕布扎回到帳篷，時間已不早。一件事情正在激動着部落裏的青年，使他沒有來得及將婚事告訴給母親。

青年人擁擠在旦主布老人的帳篷前。放牧人——尕布扎的妹妹拉木草，響着銀鈴樣的聲音，滔滔不絕地講述着事情的經過：

「……馬在草地上吃草，我和卓瑪對唱着歌。我們唱着「蓮花山上盤盤路，」……」

「不要講那些，」尕布扎急着想知道事情的究竟，不耐煩妹妹拉木草這樣嚙嚙的敘述。插嘴問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們的歌還沒有唱完，」拉木草沒聽見她哥哥的話，仍慢慢的講着，「卓瑪看見我們的兩匹馬走進河裏去了，我想我們的馬是去飲水的，不會過去，就沒有理會，我們在草地上跳着「尕拉揚州繞」「達娃生葆」「小爾等康斯失」●。跳了一陣，我向河裏一看，唉呀！我們的馬跑過河了。吉達的道知次力，正趕着我們的馬走……」

「你不問他爲甚麼要趕走我們的馬呢？」尕布扎着急地問拉木草。

「當時，我們很氣，我和卓瑪跑到河邊問道知次力：『爲甚麼要趕走我們的馬呀？野人！』他說：『鬼丫頭，誰叫你們的馬跑過河吃了我們的草呢？』這時，道知次力還舉起了槍……」

「怎麼！還想打死人嗎？」青年們憤慨地吵嚷起來。

拉木草的訴述像酥油倒上火堆，尕布扎再也忍耐不住了。他吼道：「吉達人欺人太甚，去年我們的牛剛跑過河就被他們打死一隻，今天又拉走我們兩匹馬，我們巴扎人就這好欺嗎？這是多大的羞辱呀！別的部落會恥笑我們的，笑我們無能，笑我們軟弱。」

旦主布老人從帳篷出來，勸道：「不要這樣的發火，年青人。我明天去找找吉達頭人說一下……」

「這怎麼能行！」青年人嚷嚷起來。

旦主布老人雖然在部落裏是個和善的有威望的受人尊敬的老人，但是，在今天無論怎樣

● 都是藏舞名。

● 「頭人」即一個部落的領袖。

的勸說也難撲滅這些年青小伙子心上的火。

尕布扎說：「再去找吉達人回話！我們巴扎人就這樣常給別人道歉嗎？不行，年時吉達人打死我們一條牛，我們聽了老人們的話，沒出兵；可是今天又趕去我們兩匹馬，要是我們這次再受了，不要管，那吉達人明年還會將我們的人打死哩。」

旦主布老人說道：「去年打死的牛，吉達人不是賠了嗎，這回他要是不還回馬，我們去告呀！」

「告？」尕布扎反駁道：「告給洪布●頂個屁！桑洛和可茶兩個部落的案子，洪布來斷上一次，第二年越發打的厲害，洪布來還不是誰家錢多理就在誰家，臨走時再把兩個部落的好馬趕上些，這回我們這口氣要出哩！」

旦主布老人勸道：「不要把事情鬧大。兩家打起來有什麼好處？冤家打冤家仇更大；傷人死牲口，年年不得平穩。」

「依你說，我們就受了。」尕布扎吼道，「叫吉達人騎在我們頸子上拉屎吧。」旦主布老人又勸道：「周大人在帳篷裏，請他幫我們去說說，要回馬就算了。」

周懷仁躺在旦主布老人的帳篷裏，閉着眼睛養神。帳篷外的吵嚷，他早已聽得清清楚楚。他，是個奸猾的傢伙，綽號「狐狸」。在國民黨軍隊裏掛名是團長，實際上是給駐紮在城裏